

《青云直上》之二

智乱血旗宫

南星子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 香港八达出版社

智乱血旗宫

南星子 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香港八达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建华

书名 智乱血旗宫

作者 南星子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90年6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

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

印数 1—50,000册 字数 200千

ISBN7—5411—0665—8/I·624

定价： 3.90元

目 录

第一章

含羞赴死报血仇	1
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章

匠心独运离间计	69
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三章

翻云覆雨捣龙潭	109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四章

蛟龙终非池中物	239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 含羞赴死报血仇

当四人四骑往北城那座大观园赶去时，只见一路上闲人指指点点，全对他们这一行投以疑惧的眼光。

柳无忌心中一动，忙向采花圣手说道：

“卑座以为，大观园那边，恐怕出了事，我们最好快点赶过去看看！”

采花圣手一怔道：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柳无忌低促地道：

“卑座在这里呆过一段时间，知道这儿的人，很少沾惹是非，若不是发生重大事故，决不至现出此等神色……”

采花圣手点头道：

“那就快点赶去看看吧！”

于是，一声令下，四骑齐催，飞一般向城北赶来。

果被柳无忌一语料中。四骑来至园外，距园门尚有百余步，便听得园内传来一片叱喝之声！

四人不由而同地飞身跃下马背，足尖一点，一齐向那座大观园扑去！

在园门外，到处是血。一名黑衣老人，仰天躺着，脸如

金纸，气息奄奄，正是分坛中那位八步弹腿萧华相！

采花圣手用手一指：

“此人是谁？”

柳无忌答道：

“是这儿分坛中的一名黑旗护坛！”

柳无忌一边回答，一边转过脸去喝问道：

“里面来的，是哪一路的朋友？”

八步弹腿眼珠翻一翻，断续而低弱地说道：

“是……是……那位……岑溪老怪……请……请各位……快些进去……这……这老怪……名不虚传……厉害得很……”

说至此处，像叹息似地吁出一口气，眼皮一闭，顿归寂然。

采花圣手颇感意外道：

“岑溪老怪？”

柳无忌伸手拔出那对三棱刺，匆匆答道：

“老怪显系冲着卑座而来，因卑座在分坛时，曾为争取规银事，伤过这老怪一名远房堂侄……”

采花圣手犹豫道：

“这老怪一身坎离玄功，能柔能刚，火候精纯，卜护法应付得了么？”

柳无忌冷冷说道：

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他老怪要找的既然是卜某人，卜某人自然只有勉为其难，舍命奉陪！”

说着，飞身一掠，领先入园。

柳无忌之所以如此奋不顾身，实在是放心不下里面的姚

金香。他心想：要等你这位采花圣手拿定主意，分坛中的几条人命大概也差不多了！

这时，在园后荷池旁边那片空地上，五条人影，免起鹞落，正在奔驰追逐！在空地四周，死尸纵横，足有十二三具之多，其中多半为分坛中男女教徒。

血水染透雪层，红白辉映，分外怵目惊心！

那位黄旗护坛阴阳镖筒朴，双眼发红，一身是血，正与两名使刀的蓝衣少年战在一起。

两名蓝衣少年，显系老怪之弟子，身手全都不俗，阴阳镖守多攻少，情势甚是危急！

另一边，姚金香钗横鬓乱，花容无色，正被一名瘦骨嶙峋、五指长如鸡爪、生相孤傲冷酷、高得像根旗杆的灰衣老人迫得走投无路，情势尤其较阴阳镖危急万分，柳无忌刻下飞身赶到，可说来的正是时候。

他见场中局面如此，已不容再有片刻延缓，当下将那对三棱刺分交左右双手，如平地春雷般发出一声断喝：

“姚金香分坛休慌，卜某人来也！”提足真气，双刺一摆，纵身扑了过去。

左手三棱刺护守当胸，右手三棱刺一抖一探，人随刺进，疾逾惊鸿，迳向老怪后背正中脊心穴一刺点去！

他这一刺点去之用意，只算是围魏救赵。以老怪一身过人之成就，他当然不会寄望这一刺便能将老怪点中。

好个岑溪老怪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他虽知背后有人暗算，却毫无仓皇闪躲之意，直到刺尖差堪触及衣边，方始不慌不忙地一个挪移，从容转过身来。

在一般武林人物，处于此种情形之下，多半会在转身之

际，以攻为守，发出一掌，可是，这位岑溪老怪，竟连这一掌也给省下了。

他第一件事是，先将柳无忌从头到脚瞧了个清清楚楚！打量完了，眼缝一眯，悠悠然问道：

“这位老弟，刚才你说你是谁？”

柳无忌深知今日之事，无法善了，索性回答道：

“正是你这老怪要找的人：花面狼卜若成。”

老怪眼皮眨了眨，似乎不信地道：

“传说中的花面狼，好象没有如此真爽。你老弟恐怕是受人愚弄，在有意替人顶罪吧？”

柳无忌眼看采花圣手已领着钱夏两名护法从外面走了进来，现听老怪这样一说，心中不禁暗暗着急。要给人听去，那就不妙了！

众所周知，卜若成乃天字第一号的阴险人物，有利必趋，逢凶则避，从不知道良心道义为何物。

以这样一名只讲利害得失、毫无羞耻之心的脚色，今天在这位名震一时的岑溪老怪面前，居然会表现得如此磊落豪迈，岂非大反常态？他要想继续混迹血旗教之中，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了！

所以，他这时故意干咳了一声，阴阴地接口道：“你老怪说得一点不错！有道是：‘诸葛一生惟谨慎’。卜某人处世为人，便是取法这位武乡侯。凡事谨慎，绝不轻易涉险！不过，嘿嘿，那是指平时，至于今天……嘿嘿……嘿嘿……你老怪不妨睁开眼睛，且看谁从那边来了！”

老怪眼角一瞟，漫不经心地冷冷问道：

“那三个小子又是谁？”

柳无忌故意打了个哈哈，大声笑着道：

“那三个小子？哈哈！你老怪真是好大的口气！且让我为你老怪介绍介绍吧，后面左首那一位，乃本教血掌堂白旗夏护法，右手那一位，是金笔堂的黄旗钱护法。而走在最前面的这一位，则是当今武林中无人不晓的采花圣手戚少侠——本教总坛的黄旗首座大护教！”

采花圣手和钱夏两人这时已经来到近前，这番话当然全都听在耳中。

岑溪老怪又朝三人瞟了一眼，脸上仍然不见任何表情，他转过脸来，冷冷接着道：

“他们是护教也好，护法也好，都不关老夫的事。老夫现在只问你老弟一句，你老弟可真是花面狼本人？”

柳无忌又气又急，不由得暗骂一声：

“好可恶的老贼！”口中则干笑着说道：

“假如我现在说不是，尊驾相信不相信？”

老怪向前跨出一步，轻哼道：

“这样说来，老夫倒是非信不可了。你老弟那就准备上路吧！”

柳无忌顺势往后退出一大步，双刺一紧，全神戒备；一面于心中迅速筹付着破敌之策。

那边，采花圣手神色一动，忽然抢上前来，扬臂高叫道：“这位前辈且慢！”

老怪转过头来冷冷问道：

“小子有何话说？”

采花圣手满脸堆笑道：

“巫前辈乃武林耆宿，德高望重，两道共仰，本教那位黄

旗端木护法，曾经不止一次提及您老……”

老怪眼皮一翻，冷冷截着道：

“那个独臂老鬼怎么说？”

采花圣手连忙接着道：

“我们那位端木护法说，本教虽然拥有四十八座分坛，三旗高手，人数近千，但教中少了一位岑老，总觉得不无遗珠之憾，故本教对巫老，早就有延揽之意，都缘您老仙踪无定，以致区区微忱一直未能奉达。”

老怪嘿了一声道：

“说得倒好听！”

采花圣手正容道：

“戚某人不才，也是教中一名护教，敢请巫老相信，戚某人说说的全是实情！”

老怪又翻了下眼皮道：

“假使老夫受聘入教，准备给予老夫一个什么样的名义？”

采花圣手肯定地道：

“护教！”

老怪注目道：

“护教与护法，有何区别？”

采花圣手道：“护法分属三堂，护教则与教主平起平坐！”

老怪沉吟不语，似乎有点心动。采花圣手接着道：

“在下荷蒙三位教主栽培，受封护教之职，对教中大小事，多少能出一点主张，巫老若是愿意屈就，一言可决！”

老怪又犹豫了片刻，最后头一点，毅然说道：

“就这样说吧！老夫已经入教，不便多作苛求，这位卜老弟，可叫他将一身武功自行毁去……”

采花圣手为之一怔道：

“这个……”

老怪两眼一瞪，怒道：

“办不到是不是？”

采花圣手尚待有所申述，身边那位夺魂金镖，这时连忙传音道：

“这魔头极难相与，一言出口，从不更改，护教犯不着与他争执，而且，以护法易护教，在本教而言也不差什么，护座尚请三思！”

采花圣手站在那里，显得左右为难，“一时无法取决。

柳无忌虽然没有听到那位夺魂金镖说了些什么，但看了前者此刻那副尴尬神色，对目前之大势，业已了然于胸。

当下运臂奋力一挥，将原以左手拿着的那支三棱刺，对准十丈开外的一株老杨树，呼的一声，脱手掷去！

柳无忌此一怪异举动，在场的人全都看得莫名其妙。

岑溪老怪眨眨眼皮，微带怒意问道：

“老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柳无忌微微一笑，从容回答道：

“过去江湖中，有很多朋友、徒拥虚名，而无实学，这类人物，有一共通之处，便是临事多喜虚声恫吓，而不敢真个说动手就动手，对付这种倚老卖老的空心角色，卜某人有个规矩，只用一支三棱刺！”

岑溪老怪勃然大怒，口喝一声：

“你小子算是自己找死！”

旗杆似的身躯，微微一折，全未看到脚下移动，钢钩般的五根指头，已自丈五开外，凌空一把抓来！

出手之快，令人目眩。

柳无忌早有成算在胸，当下不招不架，仰身一个倒纵，箭一般撤出三四丈许，一个空心翻腾，双足找实地面，身形顿而复起，迳向园后飞掠而去！

采花圣手向夺魂金镖和三目神鹰两人头一点道：

“咱们跟去看看？”

姚金香突然走了过来，拦着道：

“使不得？”

采花圣手愕然道：

“为何使不得？”

姚金香道：

“我们这位卜护法，行动诡秘，心计过人，他将老怪诱去园后，也许别具非常用意，如果护教带人跟过去，说不定会坏了他的计划……”

采花圣手尚误以为两人之间旧嫌未消，姚金香此番拦阻，无非是想置柳无忌于死地，当下也不说他们两个的晦气，是以趁众人不备之际，眼色一递，转身随姚金香离园而去。

这边，姚金香将采花圣手及钱夏两人让入暖阁，喊出那两名女婢，去灶下整治茶点，一面吩咐阴阳镖清理园中那些死尸。

一座襄阳分坛，经岑溪老怪这一闹，现在全部就只剩下四个人：两名女婢、阴阳镖以及姚金香！

采花圣手对分坛中遭受这种惨重伤亡，丝毫不以为意，入阁坐定之后，他向姚金香好整以暇地问道：

“分坛中最近有没有接到一份警束？”

姚金香微微一怔，似甚意外地反问道：

“护教怎样知道的？”

采花圣手头一点，缓缓说道：

“接到这种警束的，不止一处，本座这次出来，便是为了查究这一件事，这儿接到的那一份，拿来本座瞧瞧！”

姚金香将那份警束取出，采花圣手与钱夏二人传阅一遍，结果发现与黄岗、江陵、巴东等三处所接获者，依然没有任何分别。甚至纸质、笔迹、与纸幅之大小，都与前此那三份一模一样！

姚金香问道：

“对这个什么天道教，戚护教和两位护法，有没有查出一点眉目？”

采花圣手咳了一声道：

“查是查出了一点点，不过……咳咳……在目前来说，若是要下断语，尚嫌言之过早。”

三目神鹰夏守道忽然插口道：

“时间已经过去很久，两人一个也未见回头，卑座以为还是派人去后面看看比较妥当。”

那位本分坛的黄旗护坛阴阳镖简朴，恰于这时走了进来。

姚金香向阴阳镖挥挥手道：

“简护坛，你到后面去看看。不要开罪那老鬼，行动谨慎一点，快去快回来！”

阴阳镖领命退去，过了约莫一盏茶光景，阴阳镖去而复返，微喘着报告道：

“后面什么也没有。”

姚金香呆了一下问道：

“你找过哪些地方？”

阴阳镖比着手势道：

“小的从这里出去，一直找到护城河外，非但没有看到半个人影，甚至没有听到任何声音……”

采花圣手岔进来问道：

“一路上可曾发现血渍、衣片、兵刃，或是什么的？”

阴阳镖摇摇头道：

“什么也没有！”

采花圣手转向钱夏二人道：

“你们觉得这事奇怪不奇怪？”

夺魂金镖沉吟了片刻道：

“正如姚分坛主所说的，我们这位卜护法心计过人，他将老怪引离现场，或许已藉地利之便，摆脱了老怪的纠缠，亦未可知。”

三目神鹰不以为然道：

“老怪在轻功方面之成就，除了天山三义、以及大千山庄那个姓蔡的差堪一比，天下武林难有其匹。他们两人，从这里起步时，仅仅是前脚后脚之差，我不相信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那卜护法还有侥幸之可能！”

采花圣手点点头，但口中却说道：

“两人之身手，相差甚多，如果死活已分，何以仍未见老怪回头？”

三目神鹰道：

“依卑座之猜测，我们那位卜护法，也不是个好惹的人物，

老怪可能在他情急拼命之际，身上某处地方，中了一点小彩，致使这位心高气傲的老怪，觉得没有面目再来露脸。”

采花圣手连连点头道：

“有可能……”

天气渐渐黑下来，柳无忌和岑溪老怪，仍无任何消息。

阴阳镖筒朴在暖阁四壁点起四支牛油巴烛，大家谈论了一会儿，姚金香起身说道：

“简护坛在这里陪陪三位上差，奴家带两个丫头进去准备酒菜。”

走出暖阁，那名叫小青的丫头，忽然颤声低低喊了一声：

“大表姊——”

姚金香转过脸去，点点头，低声说话道：

“好的，丫头，你去吧！”

那个名叫小青的，并与姚金香的关系，由主仆一下变成表姊妹的女婢，在姚金香的许可之下离去后，剩下那名叫小萍的女婢，跟在姚金香后面，继续向厨房走去。

路上，小萍四下望了一眼，然后压着嗓门儿，悄声问道：

“那位柳少侠，不会有危险吧？”

姚金香摇摇头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没有开口。

这边暖阁中，采花圣手和钱、夏、简等三人，正在天南地北地闲聊时，门口黑影一闪，忽然走进一人！

走进来的，正是那位在众人意想之中万无生还的冒牌黑旗大护法——柳无忌！

在烛光之下望去，这时的柳无忌，可真够狼狈的。

身上那件蓝布长衣，飘一片，挂一片，几乎没有一寸地方是完好的，左颊上给划出一条血痕，尚在不断地向外沁着血珠，微呈颠簸的脚步，显示出无比的疲惫，但是，一双眼光却奕奕有神，充分显露着内心的兴奋！

阁中四人看清之下，无不大感意外。

采花圣手戚玉郎定了定神，讷讷地问道：

“卜护法……”

不过，也就只问出这么三个字，再也接不下去了。

还是城府深沉的夺魂金镖比较镇定，这时接着道：

“卜护法被老怪追到什么地方？”

柳无忌微微一笑道：

“隆中山脚下。”

采花圣手忙说道：

“那么老怪知不知道你又回到这里？”

柳无忌微笑如故道：

“大概不知道。”

采花圣手一怔道：

“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，什么叫做大概不知道？”

柳无忌笑道：

“因为卑座一向不怎么相信鬼神之说，所以会作如此猜想：要是人死了真会变鬼，自然又作别论！”

采花圣手戚玉郎猛然一呆，道：

“你，你，你是说——”

柳无忌扬起手中那支三棱刺，笑笑道：

“这上面全是老怪的血，虽然脏得很，但卑座却一直不舍

得将它拭去。”

三目神鹰带着怀疑和妒意道：

“卜兄不是说笑话吧？”

柳无忌又笑了一下，说道：

“若早知夏兄有此一问，小弟也许会驮回那老怪的尸体，只可惜小弟苦战之余，实在无能为力……”

采花圣手迫不及待地截着道：

“快将经过说来听听！”

柳无忌眼光四下一扫，躬身回答道：

“容卑座先去向姚分坛主讨点金创药，回头再向护教慢慢报告！”

说完，不待那位采花圣手有所表示，转身快步走出暖阁。

如今这座分坛，真正关心他的人，只有一个姚金香，他自然应该先让姚金香知道他又安然返转！

找到大厨房中，他向错愕如呆的姚金香抱拳一笑道：

“向分坛主讨点金创药！”

姚金香怔了好一阵，方始回过神来，向那名叫小萍的女婢吩咐道：

“萍丫头去拿点药来！”

小萍离去后，柳无忌微微一笑道：

“大姊不意外吧？”

姚金香摇摇头道：

“意外倒不见得，自你掷出那支三棱刺，我就知道你你要以金笔招术对付老怪，所以他们想跟去时，均被我拦了下来……”